

15g, 蝉蜕 15g 以清热凉血, 祛风解毒。与饮食有关伴有恶心呕吐、脘腹疼痛者, 加藿香 12g, 半夏 12g, 焦三仙各 15g 以芳香化浊和胃导滞。以上为成人量。小儿酌减, 每日 1 剂, 水煎早晚分服, 连服 1~3 周。服药期间禁食牛羊及海鲜等肉食。

3 结果

临床疗效标准: 痊愈: 经治疗后皮疹或风团消退, 发痒停止时间超过 1 年者。显效: 治愈后如果再度感受外邪(风寒湿热等)起少量瘾疹, 1~2 日内不治自行消退者。有效: 治愈后虽然偶有反复, 但服用上方依然有效者。结果: 痊愈 77 例, 显效 11 例, 有效 12 例, 总有效率为 100%。

4 讨论

本病中医称为“瘾疹”, 最早见于《素问》, 汉代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就明确地提出了“瘾疹”的病因病机和治

疗法则, 如在《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曰: “邪气中络, 则身痒而瘾疹”。在《水气病脉证并治》中指出: “风气相搏, 风强则为瘾疹, 身体为痒……”并提出了“汗出乃愈”的治疗大法。笔者自拟的加味桂枝麻黄各半汤就是在张仲景的这一理论指导下配伍而成的, 本方以桂枝麻黄各半汤驱风散寒, 调和营卫; 当归、川芎补血活血, 行气祛风, 取其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之意。白鲜皮祛风燥湿, 是临床中治疗皮肤瘙痒的主要药物。地肤子祛风利湿, 止痒。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以上四种药物均有参与和调节免疫系统的作用。浮萍解表发散, 透疹止痒; 夜交藤祛风通络。《本草纲目》云: “可治风疮疥癬作痒”, 总之本方配伍精当, 确中病机, 故效如桴鼓。

* 山西省忻州市中医院(034000)

略谈《金匱要略》乌头、附子的应用

叶莹*

1 应用乌头、附子, 首重辨证论治

1.1 乌头、附子选用, 体现辨证论治

附子为毛茛科植物, 其主根称为乌头, 旁根称为附子, 附子变形无幼稚根者称为天雄。附子、乌头、天雄虽皆乃补火扶阳之要药, 然而细味其功效却亦有所侧重。《金匱要略》使用乌头、附子正是以辨证为出发点, 各选所需。①亡阳欲脱, 急用生附子回阳救逆。《金匱要略》中使用生附子有方 2 首。《呕吐下利病篇》四逆汤证, 用以治疗阴盛格阳之虚寒呕吐; 同篇第四十五条则以通脉四逆汤治疗寒厥下利之证。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皆为治疗脾肾阳虚、阴盛格阳、阳欲外脱的急重证所设, 但从方中药量对比可见, 二者略有不同。通脉四逆汤乃四逆汤倍用干姜, 增用生附子, 温经回阳之力更强, 用以治疗病情相对急重之证。②寒湿在脏, 以炮附子温阳逐寒。《金匱要略》中应用乌头、附子(不含附方)凡 22 方, 其中使用炮附子者达 15 方, 涉及湿病、虚劳、胸痹等 10 余种病症。概括起来, 涉及以下几方面。附子温经助阳, 散寒止痛, 在《金匱要略》中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痛证。如风寒湿三气杂至, 痹着肌表、关节, 阻滞经脉的桂枝附子汤证、白术附子汤证、甘草附子汤证, 方中炮附子既可除在表之风寒湿邪, 又可扶表里之弱阳, 从而达到逐寒止痛的功效。又如阳虚邪闭, 寒湿之邪壅塞于胸中, 痹阻胸阳的胸痹急证, 方以薤白附子散救急止痛。再如附子粳米汤、大黄附子汤等皆可温阳逐寒止痛。素体阳虚, 复感外邪, 或表证未解, 又伤阳气之证, 若单纯祛邪, 则更伤阳气; 专事扶阳则外邪难去, 故宜扶阳兼顾解表。除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三方外, 《妇人产后病篇》的竹叶汤温阳益气, 疏散外邪, 为治疗产后中风兼阳虚的主方。附子补火温阳, 常用于阳虚不足之证。如肾气丸治腰痛、少腹拘急, 小便不利的肾气虚弱证, 方中大量补阴药佐以少量

桂、附, 意在阴中求阳, 少火生气; 又如黄土汤治疗阳虚不能温脾, 脾不统血的下血证, 方中炮附子壮肾阳、温脾阳, 与他药共奏温脾摄血之效。肾阳虚, 气化不利而致水气病, 常用炮附子温阳化气利水。如《水气病篇》用麻黄附子汤治正水兼表有水气者, 方中炮附子助阳散水; 同篇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方治疗寒凝气滞而见心下痞坚, 如盘如杯的气分病, 用炮附子以温发里阳, 化气散水。《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之栝蒌瞿麦丸治疗上燥下寒的小便不利, 方中炮附子宣通阳气, 上蒸津液, 下行水气, 为本方之主药。痈脓的形成虽多与热毒壅盛有关, 然而对于阳气不足, 推动无力, 痈脓已成, 久久不除之证, 则当通阳散结、排脓解毒。方用薤白附子败酱散, 方中不仅有薤白、败酱消肿排脓, 轻用附子则辛热破滞, 振奋阳气, 以散结排脓。③沉寒痼冷, 用乌头温经逐寒。乌头与附子虽为一本所生, 但乌头较之于附子更加辛温雄烈, 逐寒止痛之力更强。故对于发作性疼痛或剧烈疼痛属沉寒痼冷者, 常选用乌头。方如寒湿外侵, 经脉痹阻, 关节疼痛不可屈伸的乌头汤证; 脾肾阳虚, 水饮内盛, 寒气夹水饮上逆而出现腹痛剧烈、四肢厥冷、头眩心悸的赤丸方证; 以及阳虚阴盛寒疝腹痛的乌头煎证, 内外皆寒的乌头桂枝汤证。④脏腑经络阴寒皆盛, 乌附同用峻逐阴邪。《本草纲目》有云: 附子性重滞, 温经逐寒; 乌头性轻疏, 温经去风。故而附子常用于温化在脏腑之寒湿, 乌头则常用于起经络之痼冷。《金匱要略》方中的乌头赤石脂丸证则属阴寒之邪逼满阳位, 充斥于心胸内外, 脏腑经络。故乌头、附子同用, 以大辛大热峻逐阴寒, 如此才可使阴邪得散, 心痛得止。

1.2 药量多少, 体现辨证论治

乌头、附子皆属大辛大热有毒之品, 《金匱要略》在其用量上亦严格根据病机而确定。用于回阳救逆时常用生

附子一枚,“强人”用大附子一枚。汤剂中,炮附子的用量以一枚居多,有 19 方,占汤剂 67.8%。对于阳虚寒盛较重者炮附子则用至三枚。而乌头的用量常为五枚。根据成都中医药大学陈仁旭副教授实测所得,附子一枚大者约 20g,中大者约 15g;乌头一枚大者约 10g,中大者约 7g。可见《金匱要略》中乌头、附子的用量乃严格根据病情的轻重、寒邪的多少、患者的体质而选用。此外,在每服药量上,亦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病重者多服、体强者多服,而非一概而论。

1.3 剂型选择,体现辨证论治

《金匱要略》乌头、附子的应用虽以汤剂为主,但亦可见丸、散剂型。如薏苡附子散方用散剂治疗胸痹急证,以求速效。乌头赤石脂丸以蜜丸制,既可解乌头之毒,缓诸药之燥,对属急重的此证还服药方便、快捷。赤丸方证属沉寒痼冷、水饮久停,故用作丸剂缓缓图之。可见,《金匱要略》中使用乌头、附子时,剂型的选择多样,亦是根据病机而立。

2 活用乌头、附子,重视配伍

2.1 诸虚不足,各补所虚

乌头、附子与温阳药合用,能温在里之寒,如附子与干姜同用,两热相得,回阳救逆之功尤著。方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而乌头赤石脂丸方中乌头、附子与蜀椒、干姜合用,峻逐阴寒之力得增,逐寒止痛之功尤著。乌头、附子与养阴药合用,能扶阳而不耗阴。乌头、附子大辛大热,而阳虚者常可致阳虚及阴。倘若一味辛热,纯阳无阴,恐致阳复而阴竭。故而桂枝芍药知母汤中附子与芍药相配,肾气丸中附子与山茱萸相伍。白芍酸苦,善走阴营,酸能敛液。山茱萸甘酸,补益肾阴,以摄精气。此等配伍,扶阳而不耗阴,阳得阴助,生化有源,以达阳复阴固之目的。乌头、附子与补气药合用,能温阳益气,方如竹叶汤、乌梅丸中附子配伍人参。而乌头汤中配以黄芪益气固卫,既可助麻黄、乌头温经止痛,又可防麻黄过于发散。乌头、附子与补血药合用,能滋不足之真阴。如黄土汤附子与干地黄、阿胶配伍,肾气丸中附子与干地黄同用。附子大辛大热,其性速而不守,无所不到。熟地黄、阿胶补血止血而味甘滋腻,配伍得当,则滋而不腻,温而不燥,阳中寓阴,阴中寓阳,能使人体阴阳平衡,诸症消除。

2.2 内外皆寒,表里同治

对于里有阳虚,外感寒邪的病证,则当扶阳达邪。故有乌头、附子与麻黄、桂枝、生姜、细辛等辛温散寒解表药物的配伍。附子温经助阳,除脏腑经络之寒湿。麻黄发表,开发腠理,祛风散寒;桂枝温经通阳,解肌祛风;生姜辛温发散又可和胃调中;细辛辛温散寒并能止痛。如此配伍,则祛风散寒而不伤阳气,温经助阳而不恋邪气,清阳之气得以内充,浊阴之邪得以消散,血脉畅通,脏腑筋骨关节皆得所养,而邪去病安。

2.3 病机纷繁,相反相成

对于大病顽疾,病机复杂的情况,相反相成的配伍才能起沉疴。《金匱要略》乌头、附子的配伍也具有相反相

成的一大特色。栝蒌瞿麦丸、黄土汤、薏苡附子败酱散、大黄附子汤、肾气丸、乌梅丸、乌头赤石脂丸等方都有体现。栝蒌瞿麦丸治上燥下寒的小便不利,方中栝蒌根苦寒清热生津,瞿麦通利小便,薯蓣、茯苓补中运脾,更以炮附子一枚温肾化气,如此则肾阳振奋,化气有权,津蒸水降,诸症得除。黄土汤则寓以寒佐热之意。此方治疗中焦脾气虚寒,血失统摄的下血证。方中不仅有灶中黄土与白术、甘草同伍,温脾涩肠止血,附子壮肾阳、温脾阳,地黄、阿胶滋阴养血,且辅以黄芩反佐,防止辛温太过,反而动血。薏苡附子败酱散为肠痈脓成,热毒未尽,阳气不足而设。方中薏苡仁微寒,除湿排脓,败酱苦平,行瘀泄热,轻用辛热之附子,意在反佐,辛热散结,振奋阳气。而大黄附子汤中附子、细辛与大黄同用,则大黄寒性受制而走泻之性存,故可温下寒积。肾气丸中既有热药肉桂、附子,又有寒药牡丹皮,更有“三补”、“三泻”的配伍,达到阴中佐阳,阳中佐阴,刚柔既济的目的。乌梅丸中附子、细辛、桂枝、花椒、干姜之辛温,与黄连、黄柏之苦寒,再有乌梅、人参、当归之酸甘,故为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之代表方。而乌头赤石脂丸方,以大辛大热的乌头、附子、花椒、干姜,反佐以一味温涩的赤石脂,能固涩中气,收敛阳气,并减乌头之毒。

2.4 其他乌头、附子的常用配伍

除上所述的乌头、附子配伍,《金匱要略》中附子与白术、附子与半夏的配伍亦常可见。附子与白术配伍温阳除湿,常用以治疗痹痛,如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桂枝芍药知母汤等。附子与半夏同用则可温中止痛,散寒降逆。方如附子粳米汤、赤丸方。综上所述,可见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气,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血分,以滋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而相反相成的配伍形式,切中复杂的病机,以遵“间者并行”之旨,但需在辨证准确、用药审慎的前提下才可得全功。

3 遣方用药,循序渐近

乌头、附子虽为温阳补火之良药,运用得当则可救人,但若用之不当,甚至滥用,则可杀人。乌头、附子的用药剂量亦必须讲究。一是大疾顽疾方可用大剂,如若少量乌头、附子则可使病瘥,何必以“量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来“治病救人”?二是乌头、附子有毒,剂量上循序渐近非常重要,否则恐生中毒之弊。《金匱要略》中运用乌头、附子则在循序渐近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乌头、附子应用方后注中常可见“不知,稍加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等。

4 乌头、附子有毒,减毒有招

4.1 辨证防毒

诚如郑钦安在《医法圆通·卷一》中所言:“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戟、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人参、黄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乌头、附

子有毒,然而其有毒的偏性正是能救人回阳的关键所在。如何正确有效的利用其偏性,却又不致毒,关键在于辨证的准确。《金匱要略》中每一处乌头、附子必然是在切中病机的前提下使用。具体于临床,只要不离辨证论治的前提,再注意其炮制法、煎服法和配伍法,使用乌头、附子则可充分取“效”避“毒”。

4.2 重视煎服法

乌头、附子毒性的大小与煎煮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煎煮时间不足与煎煮方法不当已被公认为中毒的原因之一。《金匱要略》中使用乌头、附子的汤剂,常“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从而通过较长时间的煎煮,降低乌头、附子之毒。但需注意《金匱要略》中附子的长时间煎煮是与他药和煎,尚且与现在先煎乌头、附子 1h 左右的情况不同。这种煎煮方法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使用乌头时,常以蜜二升先煎取一升,再与它药同煎,如此方可更好的制约乌头之毒。在服药方法上,则采取渐渐加量和“因人而异”根据体质和病情,变化服药的多少,如此对避免乌头、附子的毒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4.3 配伍解毒药

《金匱要略》中乌头、附子常与蜜、甘草、生姜等同用

来制约其毒。使用乌头、附子的 22 方,乌头、附子与生姜、甘草、蜜同用的有 1 方,与生姜、甘草同用的有 8 方,与甘草、生姜、蜜其中一味或两味合用的有 11 方之多,而未与甘草、生姜、蜜配伍的仅有 3 方。《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曰“俗方每用附子,皆须甘草、人参、生姜相配者,正制其毒故也。”现代实验研究亦证明,乌头、附子与甘草、干姜等药同煎,不但可降低其毒性,还可增强其温阳之效。

5 勿忘观察药后反应

《金匱要略》使用乌头、附子,对用药后的反应非常重视。如甘草附子汤方后有言“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乌头桂枝汤方后曰“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正如《尚书》所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药用之后,正邪交争,逐邪外出而出现“如冒状”、“如醉状”、“得吐者”等情况,是为药已中病,病情向愈的表现。在临床遇到不必惊异。若能事先给予患者药后反应的提示,对解除患者出现此等情况而带来的疑虑亦十分必要。

*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8 级博士研究生(610075)

略论《伤寒论》中桂枝的应用

夏 季 平*

桂枝在《伤寒论》中,应用十分广泛,于所载 112 方中,达 41 方之多,并在《伤寒论》条文中反复出现了 60 多次,其所治之证,遍及三阴三阳六经。张仲景在太阳病篇中桂枝的应用最多,其中有 29 方应用了桂枝。桂枝辛、甘、温,为辛温解表药,其主要功效为“发汗解表,温经通阳”。桂枝的发汗力较弱,长于温经通脉,既可解表,又能温里。但张仲景应用桂枝主要不在发汗,而在于温、通。《本草思辨录》曰:“桂枝所优,为在温经通脉,内外证咸宜,不得认桂枝为汗药也。”此深合张仲景之意。《本经疏证》概括桂枝的作用为“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瘀、补中”并未殆尽,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桂枝的应用范围,现从 10 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温通卫阳

见《伤寒论》第 12、13、93、53、54 条中桂枝汤中桂枝的应用。桂枝汤证,是因腠理不固、风寒外袭、营卫失调所致。当风寒外袭时,卫气奋起抗邪,则卫强于外;因卫气受邪,不能固外,营卫不谐,营阴不能内守,故营弱于内,致使“营弱卫强”、“卫气不共营气谐和故尔”的病理现象。服桂枝汤能调和营卫者,在于桂枝辛甘,擅能温通卫阳,驱邪外出,助卫阳行于脉外;芍药酸苦,能敛阴液,和营于内,促营阴行于脉中。桂芍相配,于解表中寓敛汗之意,和营中有调卫之功。姜、枣、草,助脾胃之气,以充实营卫之源。从而达到营卫和调、正胜邪却之目的。此方治疗太阳中风证,并非取其直接发汗作用,而是在于调和营卫,营卫和则汗自出,肌腠之邪亦随之而解。正如王好

古云:“此乃调其营卫,则卫气自和,风邪无所容,遂自汗而解,非桂枝能开腠理,发出其汗也。”诸如桂枝汤的加减方,如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新加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等方,其桂枝的应用亦如此。

2 通阳利水

主要表现为太阳蓄水证的五苓散方中,见第 71 条,本证是因太阳之邪随经入腑,影响膀胱的气化功能,水道失调,邪与水结形成的太阳蓄水证。桂枝通阳化气行水,并解肌表之邪,一药二用。桂枝行水,贵在通阳,以助膀胱气化,从而达到通调水道的目的。并借助白术健脾燥湿,猪苓、茯苓、泽泻通利水道的作用。合为化气行水、表里同治。在太阴病篇中,用五苓散治疗太阴病霍乱吐利,兼见脉浮发热、头痛身疼、小便不利、渴欲饮水者。此为太阳表证居多,表病及里,三焦不利,水液偏渗于肠中所致。用五苓散分利兼解表,表解里和,则吐利自止。

3 温阳化饮

①温肺化饮:如《伤寒论》第 40 条,小青龙汤中桂枝的应用。本方证是伤寒表不解,兼有水饮内停的外寒里饮之咳喘证。桂枝在方中,一方面助麻黄发汗散寒以解表,并配以芍药以调和营卫;一方面通阳宣散、温肺化饮,配以干姜、细辛增强其功。麻黄又平喘、利水,五味子敛肺止咳,半夏化痰降逆,甘草益气和缓。八药合用,达到外散风寒、内除水饮、表里双解的目的。本汤证的主要见症为表实无汗、气喘咳嗽;主要原因为表寒外束、里有水